

DOI: 10.13288/j.11-2166/r.2015.24.028

三代人的《中医杂志》情结

黄亚俊

(溧阳市溧阳镇新昌卫生院, 江苏省溧阳市新兴中路 8 号, 213372)

30 年前, 年少的我翻开父亲书桌前那叠《中医杂志》时, 不曾想过这本杂志会伴我到现在。我像当年的祖父和父亲, 每个月总是满心期待着邮递员送来那本绿色封面的杂志, 30 多年, 她的封面依旧是绿色, 而我依旧沉溺在阅读、整理、收藏《中医杂志》的感怀中。

从 1979 年 7 月开始至今, 历经多次搬家, 36 年间从没有缺失一本, 每一本都是祖辈的印记, 这也是 30 年中医人的故事。36 年的《中医杂志》静静地书柜的一角, 每一次掠去上面的尘土时, 脑海里浮现的是夕阳下的祖父在诊室里忙碌完一天的门诊工作之后翻看《中医杂志》的侧影, 是夏日里父亲摘抄《中医杂志》时留下的汗珠, 这也是自己用一间书屋抵抗全世界的象征。

祖父 1960 年代就已经订阅《中医杂志》, “文革”时期祖父因为历史往事而被“打倒”, 家中大量藏书也随之被洗劫一空。1978 年祖父得以平反, 以 60 岁的高龄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中医杂志》也重新回到了我的家庭。祖父在本地早已是名医, 却依旧孜孜不倦地学习, 《中医杂志》作为全国中医学学术水平最高的杂志之一, 一直为祖父所珍藏与学习。他阅读前先要洗手, 好的文章多次翻阅摘抄之后多有卷角, 祖父总是把卷角用熨衣服的“汤婆子”烫平压实, 并且每一年都要做一个书套将一年的《中医杂志》归档。年少的孩子总是不那么懂事, 喜欢胡乱图画。记得 5 岁那年我在《中医杂志》封面上写上自己扭曲的名字, 被祖父发现, 被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回过头去, 祖父用酒精棉球轻轻地擦拭去笔迹。我每每看到 1984 年 9 月这期时, 自己的嘴角总是微微扬起微笑。祖父哪里知道, 那个月是我诞生的日子。我自己写下名字的那刻, 注定我这辈子也将成为一个中医人。也许祖父是知道的, 也许他更想告诉我, 一个中医人更要懂得爱护文字与书籍, 传承是中医的精髓之一。

父亲是家中老小, 早年并没有学医。最早二伯

父跟随祖父学医却英年早逝, 父亲随祖父学医之后, 祖父便倾其一生之术, 向父亲传授医道。父亲是非常爱好学习的人, 外地学习进修, 每次回家父亲总是从行李里面拿出看完的《中医杂志》去和祖父换新的, 并拿出写满问题的笔记本向祖父求教。父亲去世之后, 整理遗物时发现, 父亲在 1980 年代关于《中医杂志》的摘抄写了满满 8 个笔记本。记得我上初中那会, 祖父早已不再出门诊, 父亲那时一天要承担五六十人的门诊业务, 走上了领导岗位后, 无论多忙, 父亲总是坚持看完每一期的《中医杂志》。在当时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年代, 面对临床上的疑难杂症, 《中医杂志》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信赖的临床参考物。年长之后, 父亲给我讲一个重度黄疸肝炎的病例时, 特别强调重用赤芍, 他说当年一个重度黄疸病人, 多方无效, 最后查到了 1991 年第 2 期《中医杂志》上《系列处方对重度黄疸肝炎消退黄疸的研究》一文之后, 将赤芍用到 60 克, 方将病人转危为安。父亲知道我是学中医文献学的, 很懂得如何用网络直接查找文献, 却总是教导我, 一定要去看原书, 翻开一本书、一本杂志时, 除了原文直接的目标之外,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你的思路会打开。

大学没有毕业的时候, 我已经读完家中所有的《中医杂志》, 也开始传承和延续着祖辈们的中医之路。工作一年之后, 我觉得自己知识还不够扎实, 便报考了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的研究生。入学面试的时候, 导师们问我为什么要报考中医文献专业, 我想也没有想的说“为了看更多的书, 为了读完之前未曾读完的所有《中医杂志》, 一本杂志见证了 50 多年中医的历史变迁和学术走向”, 这其实是我内心最真实的语言。研究生学习期间, 不到一年我便读完已出版的所有《中医杂志》。很少有人会盯着一本过期的杂志, 从头到尾一页一页、一期一期地翻过去。图书馆过刊室的老师也慢慢认识了我, 每一次去图书馆换下一年的《中医杂志》时, 老师总会说“小黄, 你

这一年比上一年看完的时间又少了几天”。参加工作这些年,《中医杂志》越来越厚,文章也越来越多,也有了英文版,信赖我的病人也越来越多,临证处方也越来越精妙。但这时父亲的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生毕业后回到父亲身边,随父亲门诊,每一次看着父亲用那孱弱的身体给我讲解处方、病案之时,我总是会偷偷转头抹去眼泪。父亲去世后,我独自一人坚守最后的传统中医,诊桌前总是放着最新一期的《中医杂志》。有时候面对疑难病例无从下手时,瞥一眼《中医杂志》,父亲的谆谆教诲就会浮现脑海,就能灵机一动临证处方。而我更知道,我的父亲没有留给我家财万贯,只有满屋书籍,只有中医人不断学习奋斗的精神。

DOI: 10.13288/j.11-2166/r.2015.24.029

我与《中医杂志》

刘清贤

(许昌县中医院,河南省许昌县新兴路 25 号,461000)

提起《中医杂志》,内心感到无比的亲切,因为我和它一起成长。

父亲是位自学中医成才的乡村医生,从我小学起他就开始订阅《中医杂志》月刊,他常说“中医杂志是最好的临床老师”。我记得那时他会把各科的文章精华整理成册,不断地验证,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上了中医。在我 5 年大学毕业后,我就开始订阅《中医杂志》,和父亲一起边看杂志边将其用于临床。

临床上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把当代名医的经验加以总结研究,从中汲取精华,屡屡获得意想不到的疗效,同时也得到了病人的赞赏,这为我以后的学习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动力。在临床上也会经常遇到挑战,随着病人数量的增加,疑难病例也越来越多,有时治疗思路与方法也会缺乏。为此,我不断学习理论,常在“学术探讨”“思路与方法”栏目文章中得到答案,经过刻苦钻研,最终为病人解决疑难问题。

前些年的《中医杂志》实用的内容特别多,“专题笔谈”给了我研究中药的好机会,此后我从事了消化内科临床工作。在我为治疗急慢性胃炎、结肠炎的疼痛问题困扰了很长时间之际,看到了一

父亲去世后,我开始重新整理《中医杂志》,并且通过旧书网慢慢收集那些曾经没有的《中医杂志》,我知道这是我们三代人的情结,这是我对祖辈们的回忆,对他们的延续,找回他们的过去,走完他们没有走完的中医之路。

《中医杂志》走过了 60 年,我内心十分感谢她,她并不仅仅带给我知识,更是因为她纽系了我们祖孙三代人的情感,在中医道路上我们交集在一本杂志上。我用一间书屋抵御全世界,我也用一本杂志窥探未来。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定会继续订阅、收藏《中医杂志》,这是陪伴我一辈子的杂志,也是我一辈子的中医信仰。

编辑: 柴倩云

期有关“代赭石”的“专题笔谈”文章,使我豁然开朗,“胃主通降,通则不痛”正是该药的重要体现。代赭石与茵陈以 5:1 的比例能升能降,止痛效果奇佳。我在临床上加以调方加减运用,也得到了可靠的疗效,后来也因此开创了“胃长安”制剂,对治疗急慢性胃炎等相关胃肠疾病获得了较好的效果。“针灸经络”篇章也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法,我都会加以学习、整理、实践,专业学习了“颈椎病推拿七法”,并总结了一套颈椎病治疗方案,如针刺后溪,中渚,曲池,点大椎,风池等穴,联合手法正骨,对急慢性颈椎病都有奇效。此外,临床报道对于写论文也有重要意义,病例讨论也会给我很大的帮助,对于疑难的相似病例我借鉴其中的经验,往往能克服难关。

近几年随着中医现代化和中医规范化的要求及发展,《中医杂志》也在成长,临床研究、证候诊断标准化都体现了实用性和现代化。今后在对《中医杂志》的学习基础上我一定会不断地尝试新的治疗方法,并希望把自己的临床心得也能早日在《中医杂志》上和医学同仁共享,相互交流。

编辑: 柴倩云